



91735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卷之第三

第九回

假書生妙論驚巡案

真才女奇文奪會魁

秀英既氣巡撫，又氣夫人，乃復氣小姐一家之人，適其取笑，霎時現出女子道出真情，而巡撫夫人都能以禮

白圭志

利

相待真乃仁厚量宏矣

今人交際，往往始親而終疎，秀之三女則先睽而後合，初則示我相識，既則同病相憐，閨中朋友亦於千里之交真乃千古文章

秀英聞危雲之言，疑吳江之庭瑞是劉園之張生，菊英聞危德之言，又以獄死之張生為吳江之庭瑞，其言音



陵崔家川料

悞也秀英未嘗訂約猶可再圖菊英
既有盟誓毋容他適爲菊英者不亦
難乎

秀英言庭瑞死於獄是本心語菊英
猶未深信却有危德一番老實相襯
錯亂成文真令菊英唬殺

有牽連到有憂患無牽連反得安閒
美玉之死秀英絕花園之想悞以爲

白志

利二

庭瑞菊英又絕吳江之約心無牽連
得以泰然自安可見運酬世事到處
都是煩惱

庭建蘭三子八泮同時登科同時今
登甲又同時泰差於三名之內似此
幼年聯捷更使讀書者羨殺

劉忠之夢與庭瑞之夢遙遙相映劉
忠則顯然明白庭瑞則驚疑不定類

然明白應驚疑不定亦應田是觀之
夢寐之事無有不應者矣

話說菊英被秀英逼得氣滿胸田昏絕於地時梅香正立於書房門外俟候覩見小姐如此連忙進來扶起小姐出去秀英到也好笑却說菊英小姐轉到房中氣得眼閉口開半晌不語梅香着急卽忙來見夫人說小姐陡然起病不省人事夫人聞言

白圭志

利三

忙來視病只見女兒環帶生巾身穿藍衫長嗟短嘆夫人問其緣故菊英曰今日逼殺我也梅香乃將與秀英對答一席話對夫人說知夫人曰今番之事又奇怪了他又言庭瑞死了危德知道此事遂暗使人召危德至夫人問曰此生不是庭瑞係爲甚帶他來危德曰小人在九江遇着了問他時他自言是吉安吉水縣人姓張小人

因此便問庭瑞消息他自己便認是庭瑞
且他年紀又與庭瑞相同因此便邀他同
來夫人又問曰他說庭瑞死在蘓州吳縣
獄中又說你也知道可是真否德曰此事
知真果是吉安人氏姓張但不知其若字
這事蘓州城中傳作笑談卻說那牛是個
才子想來亦是實事夫人聽了危德言語
乃謂菊英曰今庭瑞既死不當小心自守

白圭志

卷四

規矩我爲不別擇才郎便了菊英曰鬼志
在此人決不二心倘其真死惟有終身守
節而已今書房之生雖作速逃出休使他
又壞我名色夫人曰不且耐煩我當與不
爹爹商量是夜夫人與巡撫將此事細細
說了巡撫曰此生雖非庭瑞却與前番同
名的大不相同我當問其來由觀其舉止
或者便將女兒許他夫人曰倘女兒不從

奈何巡撫曰我自有意當夜夫妻爭辨不定次日早起巡撫令人到書房請秀英却說秀英在書房納悶正思欲見夫人自表真情無曰可八忽又巡撫使人來請只得來見巡撫禮畢坐於側巡撫曰敢問足下貴郡名邑尊姓大名秀英聞言料是昨日書房的話被他知道了乃正色曰大人耶不知我姓名便與今媛相許何忽畧之

白圭志

利五

甚也既與今媛相許便是胥月至親却來問我姓名何謹慎之不發也嘗聞治家得法者出仕必有可觀人大人治家如其輔國也可知任邊疆之重爲萬民之主寧不畏群下笑耶巡撫聞言氣得如痴如呆危坐不語忽夫人自後而出厲聲曰昨日只道不是庭瑞故不必問我女兒又說不是庭瑞何不問取昨日氣壞我女兒

今日又來氣我老爺秀英曰岳母不必動氣
愚婿不過與岳父說話怎麼就氣了岳父
又說甚麼氣壞令媛愚婿何曾見他此
話令人難解且令媛又怎知我不是庭瑞
何不請令媛一會真假立辯夫人怒曰是
求自己對我女兒說庭瑞死了不還要辨
此甚麼秀英曰此話是對令郎說的實未
曾見令媛夫人曰我實對不說罷我有甚

白圭志

卷六

令郎他就是我女兒秀英笑曰原來令媛
羞於男耕可敬可敬夫人曰不實是那裡
可從直說來免得遭刑後悔秀英曰務要
請小姐出來我便實說夫人曰我女兒乃
千金小姐豈肯與你說話秀英笑曰昨日
談論半天今朝却又不同時巡撫在坐愈
覺愈惱却說菊英小姐在屏楓後聽得父
親被他氣倒母親又與他說得越發可笑

撞胸嘆氣不已當下聽得要他出來方說
姓名遂走出廳上曰何處匹夫不知尊俎
擅敢與老爺夫人開口耶秀英曰夫唱婦
隨理之當然不敢助母而逆我哉言訖望
書房而去菊英聞得此語大叫一聲又昏
倒於地夫人救醒巡撫羅曰生求逆種使
我幾番氣絕今不除不何以治人遂取棗
望菊英便打夫人攔住梅香便將小姐救

白圭志

卷七

八房中去了夫人怒命僕至書房來拿秀
英須臾僕挑一秀才衣巾圭稟夫人曰僕
到書房四顧無人只有一衣巾在此夫人
曰莫非他走了求可着捕快各處捉拿休
被他走脫僕又領命而出忽一人自傍門
而入曰夫人不必動氣妾已在此間了夫
人視之乃一女子也忙問曰不是誰家女
子恁生到此女子曰妾乃江南蘇州人也

家父劉元輝原任雲南布政兄劉忠見爲翰林學士妾名秀英年方二八回與才人聯詩被父逼逐落難於野後遇危德兄弟認妾爲庶瑞妾因慕小姐高才恨不即見故不辭千里而來投及府下初到時本欲盡吐衷情又恐大人不容只得暫隱於牖後與小姐書房談論思欲實告奈因小姐男粧而來又恐其儀不合適間欲言又因

白圭志

列八

大人默然在座又不敢言也奈遇夫人故將心腹盡訴望夫人見憐乞賜教育言訖揮然淚下夫人曰原來你與我女兒是一樣之心病也千里來投目應相留但是昨日若不氣我女兒亦不至有今日之事也時菊英在房中聞得此事遂走出來笑曰不乃熟讀聖經深通道德亦有如此之事秀英亦笑曰昨者言絳唐突實欲掩自

已一時之醜耳。祈小姐見諒。夫人謂菊英曰：「爾獨忘却張村耶？彼此皆宦家小姐，同一心病，既難中來，揆自應以禮相待。當以姊妹稱呼，毋容相妬。」菊英笑曰：「喏，乃戲言也。何妬之有？」秀英曰：「蒙夫人深恩，願拜爲膝下，遂倒身下拜。夫人甚喜，使與菊英結爲姊妹。秀英古長一月，菊英居次，却說巡撫正在前堂納悶，忽有僕聽得此事，就一

白圭志

和九

一對巡撫說知。巡撫聞言，轉笑曰：「此真千古佳話也。遂入內夫人，佯使秀英下拜。巡撫扶起，囑之曰：『今張生既死，爾姊妹務要痛改前非，謹守閨門，毋再如此。』二女低頭不語，遂唯唯退入房中。自是秀英在此安身，與菊英十分相愛。曰：『則同食夜，則同榻。』總以讀書爲事。菊英却將吳江之詩與秀英看。秀英亦唸花園之詩與菊英聽。二女

見了此詩無不嘆羨秀英曰賢妹詩後題
得是張庭瑞名字我花園中題得是張羨
玉名字獄中死者羨玉也這等看來庭瑞
不曾死菊英曰此等才子那有幾個想羨
玉就是庭瑞的別號或者改了名字亦未
可知秀英曰此亦不必稽考凡事總有一
定人謀徒自取辱耳遂不計較按下不表
再說庭瑞自省中中試後在家等候湖南

白圭志

利十

菊英小姐信息不料等了數月不見動靜
過了殘年便打點進京蘭英亦要同往何
大姑亦不阻他便令與庭瑞一同進京駕
了舡隻帶了家丁順水而下不一日到了
南康便灣住了舡乃進城邀建章時方山
老爺早已推作建章進京建章因與庭瑞
有約便在家等候其所需物件早已安排
備口接着庭瑞蘭英大喜遂拜別父母一

回下船於路咏物留題十分得意不上兩
月已到京師租了寓所歇下時天下舉子
紛紛齊到及至考期便各各按號應點進
場是科大總裁是大學士孫建庭主考十
分精嚴端取直才未及半月三場早畢庭
瑞等轉到寓所各自言出詩文爾愛我喜
好不得意過了幾日場中榜出時乃半夜
四方七子各執火把左衝右探爭看榜文

時庭瑞正在睡夢間得外面喧嘩始知榜
出忽有數人前來打門庭瑞開門問之只
見數人手拿報條報稱中了會元張蘭又
報二名武建章三名張庭瑞時蘭英建章
都已起來了見了報條喜不自勝當下以
銀子打發報子去訖便到各衙門拜客京
都官員無不稱贊未及半月又進文華殿
殿試畢歸寓端候殿試榜出以定次第是

又庭瑞等三人在同年處飲酒歸將醉各
自就寢忽有二人叫門庭瑞出門二人曰
帝君陞殿立等尔去庭瑞乃整衣隨二人
來到一所宮殿十分華麗到了前殿見有
公案便立住了脚二人曰帝君在二殿庭
瑞遂入二殿立於階下偷眼看見一帝端
坐殿上儀表驚人年約半百手綽烏鬚眼
闔文卷兩班人各捧文集公案上字積成

白圭志

卷十二

唯那二人跪上稟曰庭瑞已到帝命帶上
二人乃將庭瑞喚上俯伏案前帝曰尔年
已二八父讐尚不知報何以爲人今將去
尔爵令尔變犬庭瑞不解其故正要爭辨
忽一金盔金甲人形容古怪左手拿一金
斗右手拿一硃筆用筆在庭瑞頭上一點
左右武士將庭瑞推入於黑暗洞中霎時
睡未乃是南柯一夢正驚疑間又聽得上

房蘭英大叫奇怪奇怪乃急問之正是

方覺南柯夢又聞古怪聲

未知何事古怪且聽下回分

第十回

德泉菴道士解夢

文華殿聖主招塔

庭瑞得夢蘭英得夢建章又得夢庭

蘭則受警建章則得物一刺之間各

自圭志

利十三

自一樣境界

庭瑞將問卜却先有童子問卜建章

將喪父却先有童子喪父前後相對

預作庭建之兆

卦之有象吉凶生焉夢之有兆吉凶

亦生焉有夢兆猶有卦象可見會通

者隨物可以理數隨事可以測機

予向欲學術數問於汪節菴先生先

生曰大哉術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
中及人事須知過去未來苟非其人
莫傳其秘非其時亦不生其人若夫
今之星卜餽口而已奚足以言術數
予自量力不及乃止今觀德泉菴之
道士何殊於平原之管子彼亦人也
予何獨不然

最難得者帝女最嬌貴者帝婿在他

白圭志

利十四

人則錯有結髮未嘗不舍彼而就此
而庭瑞則留意於菊英富貴不能動
其心才色不能易其志苟非豪傑之
士能如是乎

帝摘一桃故欲使二女相爭二女却
反能相諶觀二女之諶桃何殊夷齊
之讓國亦可贊之曰璧玉金巒告之
賢人也

月下花影何能掃開壁玉能以扇遮
其影金鷺又能以燭映其光觀二女
之顛悟可稱叢紹

話於庭端正驚疑自己之夢忽又聽得蘭
英叫奇怪乃問其故蘭曰方纔睡着得一
奇夢夢見有二公差至此將兒捉去我一
時着急及不知何故隨後趕來趕封一所
大殿前只見哥哥進去了我亦要進去破

白圭志

利十五

字門的阻住因此在殿外等候不期有甲
士于提利刀而出我將欲迴避不料被他
捉住言我是惡人要剛我心我若苦哀求
總不肯放手却叫那兩個守門的將我捉
住剝去我上身衣服便以利刀剛我的心
十分利害霎時竟將我心剛出守門的把
我推入一黑暗洞中霎時醒來乃是南柯
一夢此事是奇怪處庭端曰我還更奇迷

將所夢與蘭英說了于是二人各自驚異
次日早起便將所夢與建童說知建童曰
夢寐之事不可信亦不必疑弟昨晚也得
一夢夢見東邊牆上生一奇花我甚愛欲
摘之奈大高摘不着有一人似我相識以
手托我足方纔摘下那人與我白布三只
纏於花外不覺醒來乃是一夢庭瑞曰我
素來不夢今三人在此便有三夢其中總

白圭志

利十六

有應驗但是我等不能解測耳當下早膳
畢三人小衣小帽步出此門外散步見一
菴塲橫書三大字曰德泉菴菴前有二黑
人簇擁在一處庭瑞等近前看之只見一
道士與一童子求卦正在設箸須臾求出
一卦是乾之夬道士曰不問父病已今棄
世了童子驚問曰何以知之道士曰乾著
父之象也夬者數之極也乾書午中入孚

時已過復何問焉正言間只見一人如飛
走來謂童子曰采父親死了采還在此何
幹童子聞言大哭而去時庭瑞看見這個
道士論邦說得有理便也來問卜道士見
了庭瑞忙立起身來曰貴客到此有何貴
幹庭曰特來求卜道士便問所卜何事庭
曰因夢有疑欲決之於卜道士曰有夢便
有兆吾當爲君解之更不須卜于是庭瑞

白圭志

列十七

便將夢中之事對道士說了道士曰公乃
今科狀元也庭曰何以見得道士曰將去
其爵狀字之西再加一大豈非狀元之兆
時觀者皆善其論建章亦將所夢告之道
士曰君非公乞養之子耶建章聞言暗思
自己原是江中救起的人皆不知今到被
他道著暗暗竒之却又推說不是道丑曰
乞養之由公不自知今寡翁隱而不言故

也觀君兩采白眉出類拔萃非等閒可比
魯上有紅痣名二龍戲珠只是二龍不分
陰陽故知君欲作兩姓人耳君適言之夢
仔細想來探牆摘花今科探花必屬君矣
但是外纏白布三尺必主令尊翁棄世應
在三年之喪也建軍聞言大驚失色蘭英
亦將所夢告之道士曰顯然之事也惡字
去心乃亞字也君則亞於狀元矣三人聞

白圭志

卷十八

其解夢之說甚奇之遂謝以白銀數兩即
歸轉寓所不題却說太總才孫建庭於殿
試後薦膺皇帝命他批闕文卷以定次第
不二日便入朝復旨帝臨太和殿建庭俯
伏奏白臣奉旨闈卷今已分出次第請陛
下御筆評定但是今科文明秀美大有可
觀若前三名真乃天降才星自太祖開科
以來未嘗有如三子之才者此正國家備

禮文明當興之日也帝聞奏大喜遂下旨
著新科進士明日早朝聽選當日退朝不
題名意一下三百進士俱於明日五鼓齊
集五朝門外但見黃榜高掛狀元便是張
庠端榜眼張闌探花武建童三人各自歡
喜時文武官員俱在五朝門外夔時帝座
文華殿文武朝見畢鵠立兩班帝命黃門
官選召新科狀元及榜眼探花朝見庠端

白圭志

利十九

等三子俯伏金階高見三子青年俊秀十
分喜愛遂御賜金花兩朵御酒三杯三子
謝恩揀花飲酒畢退入文班帝又選二甲
三甲上殿逐一明以花酒畢各自歸班帝
召大纒才孫建庭曰朕觀今科三項甲青
年秀表世所罕有朕正宮李后生一女名
璧五年十四歲朕弟秦王有一女名金鸞
年亦十四亡女聰敏非世深通翰墨朕嘗

愛之欲得佳婿相配今狀元榜眼探花乃
當世之英才朕欲從三子中擇二以二女
配之卿爲朕擇焉建庭奏曰臣願舉狀元
以指駙馬榜眼以招郡馬庭瑞在文班中
聽得此事誠恐悞了菊英連忙出班奏曰
臣自幼已訂結髮將欲歸娶今不敢忘貧
賤而就尊貴矣請陛下別選賢士以配公
主帝曰卿既有配朕亦不相強建庭接口

白圭志

卷二十

曰狀元既有結髮便以榜眼爲駙馬探花
爲郡馬建庭因與張蘭在江西省議了婚
姻亦忙俯伏奏曰臣亦定了婚姻不敢妄
稱惟有榜眼年纔十四尚未定婚可以慮
命帝曰既如是卿與總才爲媒招榜眼爲
駙馬庭瑞與蘭英暗暗着志欲辭不能蘭
英只得跪奏曰家陛下深恩誦當遵旨但
臣幼弱無知公主亦尚年幼伏乞從容數

年帝准其奏遂退朝庭瑞等歸到寓所始
信道士之言次日往各處拜客遊街京城
中官吏軍民無不誇美却說帝女璧玉與
秦玉女金鸞年六歲時帝與王夜飲於花
園二女於席前提螢爲戲時桃正熟帝起
鳥摘一桃與金鸞却又偷眼看璧玉璧玉
當不知金鸞乃將桃送與璧玉璧玉不受
金鸞却將桃棄於席上璧玉曰我與宋分
食如何鸞曰可矣璧玉遂拔帝所佩之小
刀將割而分帝勿許乃復去桃於席上帝
甚奇之因見月下花影指謂二女曰有能
掃開花影者許其割桃分食璧玉曰我能
去其影矣乃取帝座邊掌扇遮之影遂不
見帝曰欲去花影又有扇影越發不好金
鸞曰我能去花影矣乃取席上燭照於花
下花影遂無帝與王見二女如此敏捷驚

善欲狂舞掌大笑金鷲曰可以分食君賜
矣遂取秦土佩刀割桃帝急止之乃復起
身摘一碩挑與璧玉二女各受挑携手而
去有詩嘆曰

金鷲璧玉讓桃奇恰似夷齊棄國時
古聖遺風藏史內深宮幼女怎先知
自是帝深愛二女聰明令同居讀書七
歲遂能文今已長成帝因見狀元等俊秀

白志

利三

遂欲爲二女擇婚當下將璧玉配定了榜
牌退入後宮便與李后說知李后乃暗差
人來榜眼公館問榜眼年庚却說蘭英歸
到寓所心中憂悶將思欲埋名絕跡退守
深閨忽見李后使人來問八字明知是欲
與公主合婚庭瑞亦通命理便與蘭英假
造一巫壽八字付來使去訖正與建章開
坐忽見一人身穿素衣哭拜於建章之前

將軍大驚視之乃家僕長松也忙問何一
長松泣曰大老爺去世矣建童聞言大叫
一聲昏絕於地庭瑞等慌忙救起扶到床
上半晌方醒庭瑞與蘭英及其僕皆立於
床前流涕建童謂僕曰大老爺有病不可
不早來報直到如今方纔到此不可將大
老爺病患滋頭說與我知僕曰自公子起
身後未及半月大老爺遂患疝在床夫人

白圭志

卷三

遂欲着僕來京趕公子却被大老爺知道
將僕止住說公子進京求取功名要緊後
來漸漸病重口口聲聲說倘或棄世可將
棺木停在中堂弟使人進京驚動公子俟
會試後方可前去報信所以家中人俱從
其言建童哭曰爹爹愛我何乃至此又顧
庭瑞曰道士之言誠不謬矣遂於是日奉
服即行依表托庭瑞申奏連夜遂欲奔歸

庭瑞止之曰令先君既已辭世不能復生
今兄欲連夜奔喪未免有傷貴休恐負令
先君之遺意當夜乃止明日遂行庭瑞因
其未進飲食乃設酒餞行建章泣曰弟與
兄自白鹿以來幸同科甲本欲朝夕相聚
常聽教誨今聞先君去世恨不能撓翅飛
歸雖有籠肝鳳心亦不能下咽庭瑞曰令
先君父子也弟亦朋友也俱在五倫之列
又何親何疎兄盡其孝弟盡其情倘不飲
我酒亦當飲我心建章聞言只得就席挑
杯在手不覺淚落杯中蘭英勸之曰父母
之喪人皆有之宜自惜馬建章越發泪流
滿襟庭瑞又慰之曰令先君在日每痛督
兄以讀書爲事今既科甲聯捷則令先君
於冥冥之中未嘗不歡然含笑矣今既名
列仕途身被國恩又當以朝庭爲念若一

且過於悲切則哀而必傷泉而傷則精神損志氣衰矣既不能報君恩又不能繼父志反爲不忠不孝之人也可不自惜乎建章曰弟非不自惜奈此心自然傷慘欲止不能耳言訖淚如湧泉庭瑞蘭英亦皆下淚建章乃離席曰弟酒力不勝願兄見憐庭瑞亦不相強遂命徹席建章即起身二僕相隨庭瑞蘭英相送建章執蘭英之手

白圭志

卷五

曰尊舅他日回府於岳母之前善爲我至意若命妹尚在年幼宜善教之蘭英聞言揮然淚下曰此事毋勞囑咐兄宜自珍言訖三人皆下淚建章曰路途遙遠兄等不能代弟行矣且請回寓庭瑞與蘭英却送至十里而別却說本后得了榜眼的八字遂使推命者與公主合婚及推命者開了八字批評儻當太監奪進宮來呈與李后

李后一看遂來見帝曰陛下以榜眼爲駙
馬妾深以爲不可適得榜眼八字使術士
推之言榜眼命必夭壽且防女家似此寧
可招乎帝笑曰婦人之見真乃可恥我有
我的福氣一女婿何能防我李后曰女見
却是我的必不能由陛下言訖竟哭帝曰
眾不須性急朕當決之於卦乃命太史筮
之得火澤睽卦六爻安靜太史奏曰觀卦

白圭志

利三六

之象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內卦少女爲
澤爲金外卦中女爲日爲火火與金不相
容也外卦有文明之象故中榜眼然其氣
象中虛實有女子之象惟陛下自裁帝曰
朕將退之次日早朝駕坐光明殿羣臣朝
奏畢庭瑞將出建章之表申奏只見黃門
官啟奏曰福建撫臣劉忠有白圭表童奏
聞帝命呈上御案觀其畧曰

福建無臣劉忠誠惶誠恐謹奏爲奏
聞事臣奉命出守福建由水路舟至
南康夜宿于朱子階內夢神賜白圭
夢既覺白圭仍在神中因取觀之則
圭上有鏤文細讀其文始知夢中之
神乃福建城隍也其一切舍寃之故
悉具圭中不期惡人數終突然而來
自受臣縛因至福地果見新理城隍
宛若夢中之神是以立誅惡人以謝
神囑謹將白圭進呈伏乞

白圭志

利三

聖覽

帝將表文看了又將白圭反覆細看乃嘆
曰有此奇寃便有此奇報陰陽之理誠不
謬矣正是

陰陽誠不謬善惡果無差

未知皇上如何發落且看下文分解

十一回

張狀元衣錦還鄉
武探花居喪守服

張博之冤初無人知今則天下皆知
既受上帝之勅又得人王之封讀是
編者何其世於心歟

蘭英招駙馬是一段難文建章薦蘭
英又是一段美意讀者正不知其何

白圭志

利二八一

以着落却從卦命之中輕輕按下

建章歸家兩個知己棧行庭蘭歸家

三百同年錢行庭蘭何其榮建章無

其慘然以千萬人虛附之知識不若

二人中心之知矣

建章既奔父喪又見母喪庭瑞既得

身榮又得父顯本是同心之士變出

兩樣禍福

方山本無子却有子今既有子亦
同無子其夫妻相繼而忘有子不在
身前拾養之勞又安在哉總之君子
安靜以自養無徃而不自得矣

何大姑冷落霎時便有幾多熱鬧何
二姑冷落到底還是一邊悽涼吾既
爲大姑喜又爲二姑憂

話說帝見劉忠之表及白圭之說十分做

白圭志

利二九

帝即將表章及白圭出示群臣庭瑞近前
見了白圭忙俯伏金墀奏曰張衡才臣之
父也原因與房叔張宏自蘄州歸至南康
朱子階內無病身故却是叔父扶柩歸家
臣母感其德將家事付他管理數年來只
見宏叔富厚後因見其行爲不公是以絕
其徃來若毒害之由實無一人知覺帝問
曰卿父平日作甚事業庭奏曰臣家自祖

上以來頗有家資臣父平日惟施財濟困而已別無所爲帝贊曰易云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誠哉是言也在他人縱有此寃未
必遂有此報况身爲城隍受上帝之勅命
乎此等偉人世所罕有朕今加封爲天下
都城隍以彰其德庭聞言忙叩頭謝恩帝
命將此事刊報頒行天下自是天下人皆
知此事當時庭瑞又俯伏金堦將建章之
表呈上奏曰探花昨因父沒即行奔歸竊
遺有表章奏聞陛下帝命侍臣接上表章
觀其畧曰

白圭志

卷三十一

探花臣武建章謹奏爲丁憂事臣父
方山原任漳州道職因衰老多病蒙
聖恩舍歸田里臣奉湯藥有年於今二月
數卒臣痛慄無地身服齊衰不敢朝
見謹修表上聞伏干

帝看畢乃曰探花有哀不容不去卿等在朝當爲朕勤心輔國庭奏曰臣兄弟一介書生幸竊科甲敢不盡忠以報國恩今國家閒暇伏乞聖恩假臣旋里數月不勝感繳之至帝曰卿欲歸家早宜來京以應國用勿負朕心又曰朕昨許榜取招爲駙馬似乎榜眼面帶難色回思婚姻之事自有

白聖志

卷三

定理何可強也今榜視別擇良配可矣蘭英暗喜同叩頭謝恩帝乃退朝百官各轉衙門皆知狀元榜眼奉旨回家俱紛紛來送禮庭瑞與蘭英回到公館令僕敢拾行囊將欲起程因各官前來送禮只得向各衙門辭行次日早起百官又來送行庭瑞與蘭英遜讓不過只得與多官步行送出城外方止庭蘭方纔上馬行未數里只

見有人跪稟曰新利各同年老命俱在前
面等候庭乃策馬向前早望見一班同年
俱在長亭之上於是乃與蘭下馬步至長
亭復同年齊揖曰聞知狀元兄弟回府弟
等特具一觴聊以作饌庭謝曰弟一介寒
儒偶然僥倖何敢勞諸兄盛設使弟於心
慙安乃與蘭就席諸同年爭欲敬酒庭謝
曰弟酒力甚微不能多飲愧領數杯足風

白圭志

利三二

盛情願諸公見諒衆乃止須臾庭離席曰
弟不勝酒力矣今暫相離數月後又將復
來少不得同事有期再當酬謝衆因其行
色匆匆亦不強徵其飲皆離席相送拱誥
庭蘭上馬庭蘭決要步行將百步庭謝曰
叨蒙盛饌感惠已極何敢再勞遠送請此
止步同年中一長者曰我等相送反勞狀
元等步行不如止步但請狀元兄弟登轎

於是家香揖遜庭蘭只得上馬欠身一損
而去衆同年亦各回寓却說建章奔喪歸
家於路無分晝夜趕到家中將近門首遂
呼天而哭及入門時但見滿門親眷及奴
婢輩一堂盡白見了建章一齊哀泣哭聲
大震建章跪拜靈前伏地痛哭眼中流血
衆人扶起潛入孝帳只見堂上兩副靈柩
大驚未及開言衆泣曰老夫人亦於前三

白圭志

卷三

日逝矣建章聞言仰面而倒昏絕於地衆
人救起徐徐方醒以頭衝柩上幾番氣絕
衆人救住勸解建章大哭曰父母年邁不
能朝夕奉養乃遠離膝下自圖功名今父
母雙亡不孝之罪何能苟免言訖大哭又
昏倒於地衆人扶到床上哀慘已極時府
尊率滿城官員俱來弔禮不見建章謝賓
府尊問曰聞公子得中探花今已回府如

河不見其僕叩頭泣曰公子自京歸因依
大老爺身故於路受盡奔苦到家又見老
夫人去世遂悶絕於地僕等救醒哀慄太
甚今已四日水漿不進卧于床上只有一
口氣亦恐不能久矣知府聞言感其孝心
遂率一差至其榻前相勸建章瞑目問僕
曰誰至此僕答曰府大老爺與蒲城官員
在此弔禮建章聞言一躍而起見府尊立

白圭志

利

於床前死心跪下叩頭知府憐之慰之曰
探花且自惜無過傷矣建章泣曰父母年
邁不能定省寒溫父母臨喪不能守節
禮府尊至而不迎弔客來而不接一差之
罪實迷蒼天知府勸曰父母之憂子孫多
子探花不可過傷切宜自珍家官亦如
建章只得點頭各官辭出建章掩面哭送
各官既夫建章又伏于柩上痛哭親友苦

勸始畧進飲食於是將擇日治喪忽又有
二少年素服而來後有隨人手捧祭儀建
章在孝帳內覩見二人乃庭瑞兄弟也因
居喪不便出迎庭瑞令擺開祭儀遂與蘭
英在靈前禮拜庭瑞自讀祭文曰

維年月日張庭瑞暨弟蘭謹具牲儀
致祭于方翁老大人之靈前曰嗚呼
方翁不幸數終浮生若夢渺渺一空

白圭志

利三五

人豈不傷我心竇痛翁如有靈享我
一樽弟翁盛德遠佈福漳君爲嗟恻
民爲斷腸弟翁治家教子有方名傳
天下才勝群莫想翁當年九謀有箴
哭翁辭世伏地流血報國以忠治民
以德幽爲鬼神正氣永赫嗚呼痛哉
伏爲尚嚮

章乃起建章叩頭謝賓庭瑞扶起共入

擊帳內談及數語內堂席已安排遂請庭
與蘭飲酒建章相陪各言別後之情酒過
數巡庭瑞起身曰弟在九江駕船到此今
船灣在朱子階內等候當此順風不能久
留就此告辭數月後進京再來道府建章
留之不住只得送到門首乃曰弟制服在
身不敢遠送望勿見罪庭曰是何言也孰
不知禮言訖一揖而出來到船上即刻開

白圭志

卷三十六

船順風而上望吉安而來自是建章在家
擇日治喪自此謹守制服再說何大姑在
家自從打發庭瑞蘭英進京去後家中雖
然富厚亦覺冷落乃往妹家居住妹夫夏
松甚是敬禮其妹終日相與談笑妹因無
子亦常有憂思屢勸其夫娶妾夏松只不
從大姑亦每用好言勸解一日張家僕來
稟大姑曰家中報子到了報姑娘中了會

大相公中了第三名大姑大喜乃作者
令執事之僕打發報子去訖過半月又有
僕來云家中又有報子到報大相公中了
狀元姑娘中了榜眼大姑聞言喜極乃辭
過妹夫即起身回家其妹亦同來賀喜姊
妹同駕一車僕從隨後彼及到家多以金
銀打發報子去了又過一月忽報狀元回
府時大姑正與妹在房中閒坐聞得此報

白圭志

列三

即與妹同出中堂但見滿堂旗幟庭瑞蘭
英立於堂上見了母親遽跪拜於地下大
姑扶起命拜二姑二姑忙欲答禮被大姑
捉住受了四拜庭蘭拜畢大姑命坐於側
細問京都之事庭瑞乃將福建巡撫上表
父親含冤之故與母言大姑聞言不勝忿
恨曰我在夢中十餘年矣近在汝姨娘家
回來始知宏賊那擄家產盡絕原來如此

恨未生食其肉矣今蒙福建巡撫與丞父
報仇此等大德即當往謝之且得祭丞父
之靈庭瑞點頭應諾蘭英又曰今父親蒙
皇上勅封爲天下都城隍各省有詔頒行
大姑曰以丞父之德爲城隍於職無愧然
聖上之恩難以報效耳庭瑞又將建章得
中探花及其父母雙亡一一說了大姑曰
彼既無父母須要他到此招親二姑曰此
言是也只是他現在居喪且待他滿了孝
服作書請他便了大姑點頭應諾當下便
擇日祭祖房族人等爲之豎旗掛匾忙了
半月於是庭瑞遂與蘭英同往福建不一
日到了省城今僕具帖入巡撫衙內劉忠
在內衙見了狀元榜眼名帖遂步出頭門
迎接與庭蘭揖讓不過挽手同進爰閣到
了後堂庭與蘭便納頭下拜正是

兄妹同謝德父子共沾恩
未知劉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十二回

祭城隍劉張三結盟

接聖旨兄妹兩承恩

或曰建童與盧瑞交厚蘭英之事細
不直言今與劉忠初交便說出蘭英
根由然則劉忠何厚建童何薄子曰

白圭志

利

三元

非也建童與蘭既結婚媾便有嫌疑之
別且又同場共處故不宜輕言庭與
忠既結盟好便是心腹之交且又同
德相應故不致不言

盧瑞劉忠皆賢達士也均以蘭英之
事爲不可蘭英却偏能縱橫乾墨利
甲聯登真乃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也

未結盟之先殺人配雞魚以祭既結
盟之後羊牛及馬羊以祭兩番祭典
可謂大快人心讀者至此當思張博
之爲人

花廳之飲文武並醉一則擊掌而歌
一則拔劍而舞雖周郎之群英會未
必更盛於此

劉忠料楊巡撫之氣象儼然如見其

白圭志

列四上

人如此料事可謂盡善矣料菊英必
死却交不死非劉忠之不明實菊英
之得救凡事如是雖善料事者亦未
可以逆料

菊英聞庭瑞死欲守之以節庭瑞擬
菊英死欲守之以義天生一對奇緣
可稱雙絕

湖南至江西路不過千里月下至今

朝時未及週年遂生出無數事端無
數枝葉語云耳聞是假眼見是實誠
哉是言也

庭瑞菊英天各一方均有情相照菊
得狀元報如獲至珍却被秀英輕輕
數語說得絕無情思

話說劉忠迎接庭瑞蘭英至私衙庭蘭倒
身下拜劉忠忙扶起遜坐於客位乃曰疑

白圭志

利四十一

元先生兄弟如此弟實難解請問光降敝
衙有何見意庭曰大人忘却白圭乎忠曰
白圭已解進京都狀元何以知之庭蘭皆
泣曰授大人白圭者學生之先父也大人
所戮者先父之仇人也大人爲先父執仇
真乃重生父母也因在朝立於班中帝將
白圭出示諸臣是以知先父之冤矣言訖
以手拭淚忠曰原來愚所夢者乃狀元父

也雖然受害於宏賦今賦已被弟所殺則
今先君之恨已洩矣又何傷哉且令先君
又受皇上勅封爲天下都城隍今聖像現
在此間弟明日與狀元同往致祭如何庭
瑞曰感大人巍巍之德已無可報效者再
勞大人先君亦恐不安矣忠曰城隍乃我
境內之主禮所當祭也倘狀元不去願結
兄弟庭與蘭曰若大人見愛得常侍左右

白圭志

利 四二

故聆願也劉忠大喜三人遂於衙內呢喃
天地願結爲生死之交忠年二十居長庭
年十六次之蘭英居三於是設酒歡飲至
晚方徹席蘭醉先寢劉忠邀庭瑞至書房
閒散庭乃暗將蘭英男粧之故對劉忠說
知忠曰原來妹妹如此奇絕真可敬也既
已名揚天下宜早隱身退避若再如此恐
主上察知反爲不美庭曰兄言是也但此

事尊嫂處亦不可言惟弟與兄知之耳二人談至半夜方寢明日清晨忠出令箭一枝令闈屬文武至城隍廟祭祀先使人牽牛羊馬匹至廟前俟候忠却與庭瑞蘭英三人乘轎望城隍廟來彼及到時合屬官員俱在廟前俟候忠即命宰殺牛羊馬匹獻於殿上然後奏樂忠與庭瑞蘭英致祭於殿上庭瑞俯伏告曰晁等無知以至爹

白圭志

利四三

爹含冤負屈幸爹爹自顯威靈得蒙忠兄報仇今忠兄不棄願與晁等結爲兄弟晁不勝感德伏望爹爹冥鑒此心祭畢各官俱挨次行禮既畢忠謂各官曰刘公暫且回衙午刻概請到院上飲福衆皆應諾而退忠等三人回衙即使人設席於花廳至午刻各文武俱到院上忠使人請入花廳文東武西依次坐定忠庭蘭三人偕坐於

未位未及舉杯先令花亭中焚異美之香
作和平之樂百鳥皆來翩翩花下衆歡然
而飲酒行數巡忠起身於各官之前敬酒
衆皆失色似有不安之狀忠曰今日之酒
爲我結義而設乃義酒也無論名爵以長
者爲尊諸公各宜歡然一醉衆官不得已
乃飲其所敬少時庭瑞蘭英各起敬酒宜
飲至日落西山各官俱已沉醉禮節暫亂

白圭志

利四四

忘其尊俾庭瑞飲酒樂甚舞掌而歌曰

微軀五尺兮何所不容潛心聖學兮
淵源無窮憶女寒窓兮誰爲知己喜
今暢飲兮滿坐豪雄

歌罷衆皆大笑於是衆文官詩興淳然各
咏新詩西邊武官冷落無趣周緝兵奮然
起曰狀元以文爲樂我亦當以武爲揚言
訖拔從人佩劍戲舞於亭前各武官皆拔

劍相助襄時花園中乍見劍光萬道衆人
齊聲稱善舞罷復就席暢飲至更盡方散
是晚劉忠與庭瑞共榻庭將解衣就寢忠
問曰賢弟娶否庭不答揮然淚下忠不解
忙問曰是何意也庭拭淚曰弟去歲自廬
山歸在吳江遇一女子名曰菊英其女年
貌與弟相當其才則勝弟十倍矣乃湖南
楚撫之女也曾與弟聯詩訂約至今不聞

白圭志

利

消息是以傷心耳忠曰賢弟若以此女爲
心恐終有負賢弟矣庭曰兄何以見之忠
曰愚在京時聞楊巡撫之爲人剛極而後
柔若知此事必不相容此女若字賢弟之
弟有死而已復何望焉愚有二妹與賢弟
同年名曰秀英亦頗有才名胸中學問不
在愚兄之下雖賢弟意中美人亦未必選
此愚作書回家爲賢弟說合賢弟以爲如

何庭汜曰弟與兄今日之盟也與蕭英昔
日之盟也棄舊迎新弟所不爲矣若天緣
有分自然可以成配倘彼父不容此女料
不負我或爲父所逼必就死地如其死我
當守之以義決不復娶也忠曰聞仁義
雖重忠老爲先賢弟既讀書豈不知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乎賢弟欲守義愚亦不奪
賢弟之義若此女得爲賢弟配願使舍妹

白圭志

利貞

居側至庭曰令妹何可爲人妾忠曰汝無
不可庭乃先從是曉二人共寢明日早起
忠入內將此事告其妻李氏李氏起對曰
姑娘終身大事上有公婆豈容丈夫主持
況爲人之妾耶忠曰非尔所知吾料楊巡
撫不能容女女必自死矣李氏曰恐不慮
君料奈何不如稱早悔言爲妙忠不聽乃
作書令人送回家中書中之意言與狀元

結盟及將妹子許配狀元之故却諷庭瑞
與蘭英歇住數日遂欲起身忠留之曰賢
弟既與愚結盟便是一家相聚未幾便厭
勿欲去何也庭曰弟出京時王上面諭祭
祖之後即要進京今弟在家已久不敢再
留就此告辭少不得即要進京弟與兄後
麥有期矣忠曰賢弟欲去愚亦不強留乃
附耳曰妹妹切宜禁之不可再由他進京

白圭志

利四

庭點首遂與蘭英起身劉忠送出郭而別
庭簡在路不尚半月已到家中即將祭父
結義及劉忠以妹許配之事一概稟告母
親大姑大喜贈二姑亦已回家去了庭瑞
因思菊英甚切與母言曰兒在吳江訂結
之女至今全無動靜兒思往湖南探之姻
緣有成兒願足矣倘或不然兒亦當自盡
真情大姑曰尔欲往湖南雖稱早回家必

以功名爲念宜自儆愓庭黜頭應諾正欲收拾往湖南忽報聖旨到來只得與蘭菀整衣冠焚香接旨却說那傳旨之官來到門首但見庭瑞兄弟手執朝簡拱立門外及到堂上香案早已安排即行開讀聖旨庭瑞蘭英俯伏階前聽其畧曰

國運隆昌所賴賢才賢才得志實由

科甲茲尔兄弟年少學博才奪雙魁

內主志

利四八

當爲國家興仁義於天下舉賢才於山林茲授狀元爲湖南學政榜眼爲江南學政旨諭到口即行赴任務宜加意取士或得賢才即當薦入京都以應國用毋負朕心欽差謝恩

讀畢庭與蘭叩頭謝恩即設酒與欽差接風飲畢送入公館歇下庭瑞聞聖旨命他爲湖南學政正合探訪菊英消息心中甚

吾又私謂蘭英曰賢妹才名揚於甲第志
已成矣何不接養親爲名退守深閨以盡
女道乎若再執迷不悟恐欺君之罪難逃
惟無及矣蘭英對曰兄往湖南仕途保重
妹之事將斟酌而行毋勞遠慮矣庭瑞終
不放心乃將此意告母大姑曰正慮此耳
慈召蘭英問曰聖上命爾爲學政尔意若
何蘭曰是方濤濬尚未有定思欲不仕恐
有皇上愛我之意大姑曰乃閨閣中綉女
今聲名列於榜上猶不知斂迹以保全真
軀耶蘭英聞母言乃決意不出遂作表詩
辭托欽差覆旨表畧曰

白圭志

利吧九

臣本庸才蒙選拔以宰臣之往雖出
盡忠誠難報國恩之萬一伏思

皇上以孝治天下竊忠臣母姆居苦心多
年髮班齒落膝下乏人且臣尔等可

知不稱學臣之選哀息聖澤舍臣甲
居畧盡子職天恩高厚俟容拔之異
日臨表兢兢伏于

聖廟

明日遂將此表轉托欽差代爲申奏欽差
回京即將表文奏帝帝允奏乃另選翰林
從江南赴任自是蘭英在家除却男妝現
出女子面目謹守深閨終朝以弄書爲樂

白雲志

卷五十一

吟咏爲歡絕不題起仕官之藥當日庭瑞
收拾行裝別了母親妹子遂望湖南而去
却說秀英與菊英自從編爲姐妹之後終
日以讀書爲事一日秀英獨坐書房只見
菊英歡然而來曰奇事奇事姐姐說庭瑞
死了他如今却中了狀元秀曰何以知之
菊曰現有狀元報在此便自袖中取出報
來秀英接過一看乃曰原來我花園張生

不是庭瑞我本不知但聞危德兄弟之說
因其年貌相彷彿疑之耳菊曰爲今之計
將如之何秀曰庭瑞與賢妹訂約之後賢
妹費盡多少心機受盡多少苦楚他到安
然只圖功名全無一毫念及賢妹細想此
人真負心人也不如早絕此念別圖他討
爲善耳尔我有此才學怕無才子相配耶
若得其人吾姐妹共事之可也何必切切

白圭志

利五

如此菊莫開言沉吟半晌曰妹思此人亦
甚無情但義不容棄倘天緣有分妹願與
姐姐同事之耳秀曰我姐妹雖屬女子若
胸中可學亦不亞於男兒何可公然守此
深閨作一女子之狀乎菊曰姐姐有何見
意妹願相隨秀曰爲今之計當瞞過爹娘
假扮書生出遊於名山勝境訪察賢士倘
遇知音則因之若坐守深閨徒然無益縱

便父爲擇配決非我姐妹如願者賢妹以
爲如何正是

深閨悶坐無知己勝境遨遊有羨才
未知後事如何悉下回分解

自述志

利五二

